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 
第十一回 董美英編謎求婚 柴君貴懼禍分袂

詩曰：赤繩繫足本天成，強欲相求徒受擒。  
莫怨紅顏多薄命，還慮黑宿在遊行。  
意圖鬻笑為連理，何啻翻愁作鬼磷。  
共嘆世人皆納阱，知機遠禍是長城。

話說董美英與匡胤正戰之間，猛可的把雙刀架住，說聲：「住著，俺有話問你。今日俺們兩個廝殺了半日，尚不知你姓甚名誰，家居何處。俺從來不斬無名之卒，倘然一旦誅戮，卻不道污了俺的兵器，你死亦不瞑目，故此問你，你快些說著。」匡胤笑道：「你原來要知俺的名姓。俺非無名少姓之人，根淺門微之輩。俺姓趙，名匡胤，字元朗。家住東京汴梁雙龍巷內。父乃當朝指揮，母是誥命皇封。俺自幼從師學藝，專一要打不平。因為怒殺了女樂，故此拋家離舍，走闖江湖，尋訪那些朋友，結義同心。匡胤強賊董達，私稅無良，於理不法，已在獨龍莊結果了他性命，還把舉家良賤，一並全誅。此是他惡貫滿盈，自作自受，於我何尤？你乃女流淺見，極該遠避偷生，保守你的閨貞，纔是正理，怎麼妄動無名，出頭生事？俺的棍棒無情，一時喪命，後悔何及？這便是俺的良言，你且思著。」美英聽說，心下沉想道：「他原來是東京趙舍人，久聞他的大名，今日纔得見面，果然文武全才，英雄氣宇。若得與他同諧連理，方不枉奴一身本事，得遂初心。縱有殺父冤讎，亦須解釋。但此婚姻大事，怎好明言？」復又想了一回道：「不若待我說個謎兒，與他猜詳，且看他心下如何，再作計較。」一時定了主意，修了謎詞，開言說道：「趙匡胤，你在東京，大小兒也有個名目，既然冒罪逃災，祇該晦名隱匿，為何倚勢行凶，殺害我一家骨肉？情實可傷。若要拿你報讎，如同兒戲。但看你年高父母之面，防老傳枝，俺且存這一點陰德，放你逃生。但有一件不肯全饒，我有個謎兒在此，與你猜詳。猜得著時，你前生帶來的天大造化，若猜不著，祇怕你的性命終於難保。」正是：

未曾開口猶還可，說出反添一段差。

當時匡胤聽了董美英要他猜謎，心中想道：「這賤婢怎知我的胸中意氣，腹內襟懷？憑你有甚機關，我總當場說破。」便道：「董美英，你既有甚謎兒，快快講來，我好猜你。倘有污言相穢，俺便不與你甘休。」美英道：「我的謎兒，乃是四句詞文，極易參透的。你須聽著。」遂說道：

「差人取救，失了公文。

上梁豎柱，見字幫身。」

匡胤聽了，心下想道：「頭兩句取救的救字，失去了文，是個求字，後兩句上豎梁柱，豎柱乃是立木，旁邊添了見字，是個姻親的親字。這四句謎詞，乃是求親兩字。這賤婢要求親於我，故而如此。」叫聲：「董美英，你這謎兒，無非求親之意。但俺堂堂男子，烈烈丈夫，怎肯與你這強盜賤婢私情苟合？你若見高下，與你相拼，如或存此念頭，真是淫婦所為，狗彘不如，俺怎肯饒你？」這幾句話，罵得美英柳眉倒豎，粉臉生凶，大怒道：「好凶徒！俺仁慈心勸你，你反惡語傷人，不識好歹，怎肯輕饒？」拍開坐馬，舉動雙刀，奮力便砍。匡胤搶動棍棒，劈面相還。步馬重交，刀棍再對，兩下龍爭虎鬥，一雙敵手良材。

正在惡戰，匡胤忽然想著道：「方纔三弟保著大哥先奔前途，所有這些人馬追趕下去，不知如何抵敵？我祇顧與這賤婢戀戰，倘大哥三弟有甚差錯，卻不把俺的英名失在這賤婢之手？日後怎好見人？我且趕上前去，再作道理。」想定主意，把手虛晃一棍，踩開腳步，往正南上便走。美英拍馬趕來。匡胤走不多路，祇見柴榮鄭恩相對兒坐在地上，那些人馬一個也無。匡胤高聲叫道：「大哥，方纔這些人馬，不知都往那裏去了？」鄭恩接口道：「二哥，這人馬原來都是豆草變的，方纔被樂子破了。」美英在後趕來，看那人馬已無，又聽是鄭恩破的，心下十分大怒，暗罵一聲：「黑賊！有基本領，便敢破我的法術？也罷，他們既要自尋死路，我也不顧留情，如今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與他一個利害，教他一齊走路罷。」即時將手捏訣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：「疾！」祇見一時天旋地轉，走石飛沙，霹靂交加，四下昏暗。柴榮見了，驚慌無措，叫苦連天。匡胤此時也覺害怕，暗自咨嗟。祇有這鄭恩偏有膽量，叫道：「大哥二哥，你們休要驚慌，必定這女娃娃作的妖法，待樂子瞧他一瞧，自有破法。」遂把那小眼兒一合，大眼兒一睜，瞧得明白，看得親切，正見美英勒馬停刀，在那裏念咒。鄭恩叫道：「二位老哥，果然這女娃娃的妖法。你們站在這裏，休要動身，待樂子破他的法。」

說罷，大步向前，一頭走，一頭把那鸞帶解了，揭開袍子，露出了身軀，奔將過去，叫道：「女娃娃，你莫要暗裏弄人，有本事與樂子相交，拼個高下。」美英聽言，仔細一看，但見鄭恩攤開身體，兩腿長毛，周身如黑漆一般，毛叢裏弔著那黑昂昂的這個厥物，甚是雄偉。美英祇叫一聲：「羞殺吾也！」滿面通紅，低頭不顧，撥轉馬望後走了。一時霧散雲收，天清日朗。鄭恩哈哈大笑，提了棗樹，跑回來道：「二哥，樂子破妖術的方法如何？」匡胤道：「好，好，行得不差。」柴榮道：「這個賤婢既然去了，我們也就走罷。」鄭恩道：「還有傘車子在那墳園裏，放著許多銀子，怎麼富著別人？大哥你且在此權坐坐兒，我們兩個轉去，取了再走。」柴榮道：「二位賢弟，貨物銀子都是小事，俺們保個平安兒，就算天公大福，所以勸著二位趁此走罷。」鄭恩道：「大哥，你也忒覺懼怕了些，任他還做甚麼妖術，樂子自有破他的法兒，你祇管依著樂子，包你沒事。」匡胤道：「果然。大哥，我們轉去，取了貨物，料也不妨。」說了，一齊往北而走。

且說董美英雖然羞慚轉去，越想越惱，心中不捨，復又拍馬轉來，卻好劈面與鄭恩撞個對面。美英心下大怒，罵道：「好大膽的凶徒！怎敢復又轉來？」雙手舉刀，望鄭恩便砍。鄭恩把棗樹往上架住，順著用手把袍子一抬，肚子一挺，口內大嚷道：「咱的女娃娃，你來與樂子隨喜哩。」美英復見故物，滿面通紅，羞慚無地，兜馬往後退走了。二人隨後又走，不上半里之路，美英復又跑馬轉來。如此一連三次，皆被鄭恩羞辱而回。美英思想：「報讎事小，婚姻事大。祇這個趙公子，如此英雄，果是無雙，今若捨了，豈不當面錯過？」遂又回馬轉來，正遇二人。美英高聲叫道：「兀那黑賊，不得無禮。我今番轉來，並非廝殺，還有言語與你們好講。」鄭恩道：「既有說話，快快講來。若是好話便休，不然，樂子又要請出那件絕妙的好物來，與你細細兒看玩哩。」美英道：「黑賊，休得祇管胡言，我自自有說。」遂叫一聲：「趙匡胤，你方纔打破了謎兒，尚未決定。但俺一言既出，怎肯甘休？所以轉來問你一個明白，你的主意還是如何？」鄭恩在旁問道：「二哥，甚麼叫做謎兒？說與樂子知道。」匡胤遂把美英的謎詞，與自己猜出的求親兩字，這些緣由，說了一遍。

鄭恩把嘴一噘道：「二哥，這卻是你的不是了，求親乃是他的美意，你為何不肯？怪不得他三回兩次要與你打鬥。如今樂子勸你，趁早兒成了這件美事，也算一舉兩得，你從了罷。」匡胤道：「三弟，休得多言。俺立志不苟，這事斷斷不能。」董美英聽了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好趙匡胤，你既無情，我便無義了。祇是你命該如此，今日當遭我手，你看我的法寶來了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輕舒玉腕，往豹皮囊中取出一件寶貝來，約有四五尺長，通身曲著，如鉤子一般。這是純銅製造，百煉成功，名為五色神鉤，擒兵提將，勢不可當。當時董美英一怒之間，把神鉤祭在空中，喝聲：「著！」祇見霞光萬道，霧氣千團，那神鉤落將下來，把匡胤身子鉤住。美英復念真言，將鉤往懷中一縮，一聲響亮，把匡胤連人帶棍扯了過來，揹在後馬，拍馬便走。鄭恩一見，叫道：「不好了！二哥中了他的法兒了。」連忙提了棗樹，隨後趕來，大叫道：「你這女娃娃，既要求親，也該好好的說，怎麼這等用強，搶了人便走？快依樂子說，放我二哥轉來，這頭親事，在我身上，包管依允。樂子為媒，代我大哥主婚，成就你的好事，樂子決不要你半個媒錢。你若不放還二哥，樂子決不與你甘休。」說罷，望前趕去。

且說匡胤被董美英的五色神鉤鉤過身去，揹在馬後，就如釘住一般，再也掙扎不下，心內著慌，又惱又恨。忽然想起一件寶

貝，道：「我的神煞棍棒，原是仙人送與我岳父的，除邪破魅，鎮壓的至寶。我何不將來，破他的妖法？」此時身體雖然束住，喜得兩手活動，還好施展，便把神煞棍棒迎風一晃，抖了幾抖，依然成了一條駕帶。當時匡胤拿住了鸞帶的兩頭，輕輕望前一套，不歪不斜，套住了美英的脖子，即便往後一拽，把咽喉收住。美英不曾提防，措手不及，祇見瞪住了雙眼，粉面作紅，嗓子裏祇打呼嚕。此時美英動彈不得，匡胤的身軀就覺比前活動了些，遂將寶帶打了一個結，用手一拖，早把美英帶下馬去，跌得昏迷不醒。鄭恩大步趕向跟前，道：「二哥，你看這女娃娃仰著在地，抖著腳兒，想要叫你去成親麼？」匡胤道：「休要胡說，快些動手。」鄭恩不敢怠慢，舉起棗樹，口裏說聲：「去罷！」用力一下，把美英登時打死。有詩嘆之：

學就行兵法術奇，果堪榮耀顯門閭。

豈知誤入崎嶇路，血濺溝渠枉自啼。

董美英既死，那些敗殘的家丁，各自保著性命，飛奔回家，報知他的姑娘。那姑娘聽了，叫苦不迭，淚落如珠。欲要舉動聲張，怎奈他禍由自取，眾所不容。況這土棍霸佔，私抽路稅，是個絕大的罪名。祇因朝政不清，不加訪察，更兼那些牧民官宰，都是圖家忘國，尸位素餐，所以養成地棍的胚胎，勢惡的伎倆。今日一門遭此非命，怎敢妄行舉動，告訴別人？把報讎雪恥之心，消於烏有，祇好分撥家丁，將良賤老幼的尸骸，各各埋葬。又差人往前面暗暗打聽，等他三人去了，好把美英的尸骸草草收埋。正是：

利不苟貪終禍少，事能常忍得安身。

閑話休提。單說匡胤見打死了董美英，把鸞帶收回，繫在腰中。此時的神鉤寶器已是無用之物了。那鄭恩卻在尸旁，蹣跚的又踢上幾腳。匡胤道：「三弟，這不過是個賤貨皮囊，你祇管踢他何益？我們快去把大哥的傘車推來，大家方好趕路。」鄭恩聽言，提了棗樹，撒開腳步，仍從原路而走。兩個同至墳園，把傘車推動，直望前行。那柴榮正在那裏坐地等著，見他二人把車兒推了回來，即便起身相接，詢問緣由。匡胤把打死美英之事，大略說了一遍。柴榮嗟嘆不已。當時三人各各安坐片時，因見日已沉西，柴榮催促起身行路。於是弟兄三人，輪流推拽。在路之間，免不得夜宿曉行，飢餐渴飲。

正是有話即長，無事便短。行走之間，早到了一個去處，那邊有一座關隘，名叫木鈴關。這關隘乃是往來要路，東西通衢，就在平靜之時，也是極其嚴禁的。當下三個行來，離關不遠，柴榮開言叫道：「二位賢弟，前面就是木鈴關了，這關上向來定下的規矩——凡有過往的客商，未曾過關，必要先起一張路引，纔肯放過關去。二位賢弟，且到那首這座店房安頓過宿，待愚兄到關上起了三張路引，明日方好過去。」說罷，把傘車交與鄭恩，自去填寫路引。不提。

且說匡胤與鄭恩把傘車推往招商店去，揀了一間上好淨房，把車兒安下了。叫店家收拾酒飯，二人先自用過，坐著等候柴榮。挨有半時，祇見柴榮從外而來，進了店房，覺得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。匡胤迎上前來，問道：「大哥，那路引起了不曾？」柴榮道：「起雖起了，祇是領得兩張。」匡胤道：「俺們兄弟三人，為何祇起得兩張？」柴榮未及開言，探身先往外面一張，看見無人，方纔輕輕說道：「二弟，你如今難過此關了。」匡胤道：「兄長，小弟為何難過此關？」柴榮道：「二弟，你難道不知麼？祇因你在東京殺死了御樂，朝廷出了榜文，遍處訪捕凶身。不料漸漸的露了風聲，你家父親恐怕連累，自己出首了一本。因此漢主把賢弟的年貌姓名，著令畫影圖形，通行天下，廣捕正身。方纔我到關前，親見圖樣，果與賢弟無二。及看告示上的言語，十分利害，愚兄心甚驚惶。欲要設個計兒，賺過關去，又恐巡關嚴緊，易至疏虞，倘或查出，反為不美，所以祇起了二人的路引回來，別作商量。」

匡胤聽了這番言語，祇唬得目瞪口呆，低頭嗟嘆。鄭恩道：「二哥，你愁他怎的？依著樂子的主意，咱們明日竟自過關，平安無事，這就罷了，倘然那些驢球人的攔阻咱們，祇消把樂子的棗樹，二哥的棍棒，打過關去，怕他再來查訪不成？」柴榮道：「三弟輕言。這般舉動，如何使得？況這關上軍士甚多，豈同兒戲？這是斷斷難行，還須別議。」匡胤默默無言，暗自躊躇，想了半晌，道：「有了，我有個嫡親姨母，住在首陽山後，那裏多見樹木，少見人煙，乃是個幽僻去處。咱們兄弟三人，不如投到那裏，住上半年載，待等事情平靜之後，再過關去，投奔舅舅那裏，安身立命，方是萬全。不知兄長以為何如？」

柴榮聽說，低頭想道：「我本是個經紀買賣之人，相伴著他富貴公子，一來配搭不上，二來又恐招災惹禍，倘然生出事來，那時豈不連累於我，一齊下水？不若暫且避他幾日，再做道理。」便道：「二弟，你的主見，果是萬全，愚兄本當陪侍。但因我常在木鈴關往來，做的主顧生意，那些大小店舖，多要等我的傘去發賣，倘這一次失了信，下回來時，就難發賣了。愚兄之意，不若賢弟先往首陽探親，暫為安住，待愚兄進關分發了這些貨物，隨後便來找尋，那時弟兄們依舊盤桓，另尋生計。一則於心無挂，二則不致妨礙了。賢弟以為可否？」匡胤道：「既然兄長買賣要緊，也是正事，小弟怎敢逼勒同行？但兄長獨自前行，途路之間，未免辛苦，可著三弟相陪，一同進關發貨。倘事畢之後，仍望速來相會，方見弟兄情誼。」匡胤話未說完，祇見鄭恩跳起來道：「咱樂子不去，樂子不去。」祇因這一番分別，有分教——虎伴同途，克盡綈袍之義。龍蟠異域，幸免陷阱之災。正是：

方圖聚首天長日，豈料分離轉盼時。

畢竟鄭恩果肯去否，且看下回便見端詳。